
心湖夜景

秋日心湖记

□沈国旭 文摄

在高新区滨江水韵公园第五期，藏着一片水体。秋日里，水色清润，看着就让人想靠近——总有人绕着它走了一圈又一圈，一圈下来，差不多八百一十八步。这片水名字取得恰切，叫心湖。

我住在附近，得闲便去湖边走走。一万平方米的人工水体，被草木与步道轻轻环拥，安静地卧在公园里。北隔滨江步道便是甬江，汽笛传到湖面已柔化成一声叹息；东为大东江入甬江口，东北角的鄞东南排涝闸如沉默管家，掌管着水的来去。北岸上，高大的同心环巍然矗立，与心湖一刚一柔，互为对景。西接公园绿地，西南面的鲲鹏馆，翅翼般的屋顶张开，如一只欲飞的大鸟。南临甬江大道，新材料科技城的办公楼整齐排列，守着湖的日常。秋空高远，楼宇、馆舍与堤岸的轮廓仿佛被秋水洗过，清爽地倒映在湖水中。

湖岸草木层层铺展。水边一圈芦苇高挑而立，入秋芦花白蒙蒙地抽在梢头，风过沙沙，似与湖水低语。南岸几处睡莲静静浮水，替心湖守一份清亮。再往上，灌木层叠——红花檵木紫得发亮，锦绣杜鹃叶色转深，萼距花碎洒一地；六道木缀着细碎白花与粉花，不争艳，悄悄送出一缕淡香……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，高高低低、疏密有致，像一支无声的合唱队，静静把心湖围在中央。

清晨，阳光从甬江斜斜照来，湖面浮起一层薄纱似的水汽。芦花边缘被照得发亮，木芙蓉的影子落在水边，浅浅的，像刚醒来的秋色。南岸办公楼人影渐多，楼群倒影在水中晃动，楼影与云影交错铺展，一时分不清哪边是天，哪边是人间。一只白鹭贴着水面掠过，细细的涟漪一圈圈荡开，触岸而没。风把水纹轻轻抚平，芦苇摇了摇身，又立回原处，几缕芦花在空中飘了飘，慢慢落下。

南岸最热闹。洗米石游戏区，孩子蹲在地上，用碎石子搭着城堡；鹅卵石足健区，老人脱了鞋慢慢走着，脸上半是惬意半是吃疼……湖只是静待着，任人影、树影、楼影和秋天淡淡的黄叶影在身上来去。

环湖有塑木步道，沿途安置着几处砖红色塑木座椅。坐下来看湖，水是静的，几乎看不出流动，若不是东南角有一涵道与大东江相通，真会以为这是谁家遗落的一面镜子。秋风一起，朴树落下几片黄叶，贴在步道上，踩上去有细碎的响；抬眼再看湖，芙蓉花影、芦花白、樟树绿都收在水里，秋色不浓不淡，刚刚好。

入夜，同心环亮起，通体发光，倒映在暗色湖面上，像一枚浸在水中的月亮。风过处，灯影碎作金鳞，又慢慢聚拢。办公楼已熄灯，鲲鹏馆的轮廓灯仍勾勒着大鸟展翅的模样。湖面成了另一个世界——灯光星光交织，真实与倒影相融，水波一皱，满湖流光便散作流萤。夏夜常见的那艘智能除藻船入秋后不见了，指示灯不再一闪一闪地巡夜，仿佛湖的心跳暂时隐去；湖面因此更空，星光灯影便显得更满，静静地在秋水里聚散。

绕湖徐行，暗问何以名“心湖”。官方无解，答案或在字面：心者，新也——湖新凿，城新立，楼宇道路与迁来者皆新。俯视此湖亦似心形。而我更愿相信，它居公园之中，如心在胸腔——甬江为动脉，大东江为静脉，草木建筑为躯干，心湖便是此域搏动之处。它滤水、蓄养、扎根，替城市留一块会呼吸的柔软之地。念及此，脚步渐慢，再看湖面，真觉其在“动”：似胸腔起伏，把城市倒影、孩子笑声、夜灯晨雾、芙蓉花影、芦苇白花与新区“心跳”，尽收其中。甬江水来了又走，经过时放慢脚步，澄清了再上路；草木围护，遮风挡尘，守四季颜色。夏日智能除藻船高效滤藻，入秋不见，湖便自澄自清，把一湖秋光还给天空与岸上人。

清溪峡古道

□童真杰

我的父亲曾说过，家族里有一位表舅公，从宁海的大山里走出，去了上海，从一名船工做起，慢慢成了船厂的老板，带着自己的船队远赴重洋……我听了之后，一心也想着要走出家乡，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。

2025年8月开始，我奔赴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支教，趁着周末，我走到了零关古道上的清溪峡段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四川风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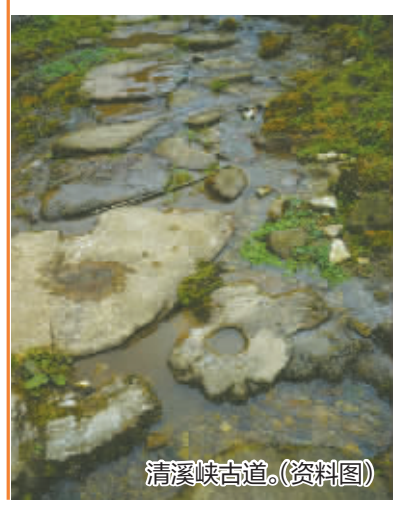
清溪峡古道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一段，因大部分路面宽约五尺，又被称为“五尺道”。这条古道北起大渡河畔的甘洛县境，南至小相岭出境，昔日司马相如受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史书所载“通灵关，桥孙水，以通邛都”即指此处。整条古道蜿蜒曲折，古时西南百姓沿着古道，以茶易物，交换生活所需。

当我驻足零关古道清溪峡段，看群山峻岭起伏，听山间溪水潺潺，仿佛听见千年前传来的阵阵马蹄声。

此处的山不同于浙江的丘陵地带，海拔都在两千米左右，山体呈约60度的倾斜，要在这样的山上行走需要一番本事。我去爬了一会儿便觉得脚在抖，于是不再向上，站在山脚下，不禁想起李白《蜀道难》中的诗句：“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。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”

此处的水清澈见底，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，我俯下身子洗手，竟然有阵阵凉意，同行的阿木老师介绍说：“这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山泉，是雪水融化而成，非常干净，可以喝呢。”

突然，我像是发现了什么，连忙蹲在地上，惊讶地说道：“这里居然还有马蹄印啊！”


清溪峡古道。（资料图）

阿木老师说：“这马蹄印可有个神话故事呢。相传古时一位白衣书生赴考，骑马路过清溪峡，在此歇马饮水，一脚踏在石头上留下蹄印；书生后来高中，马蹄印就成了灵迹，雨水积在坑里常年不干，这个故事一直在我们本地人中流传。”

他见我听得入迷，随即笑道：“当然神话故事终究是神话故事，这些马蹄印其实是从汉朝开始，一直到近现代的马帮，一代又一代的马匹驮着重货，在这儿停下饮水歇脚，久而久之形成的，这是两千多年来茶马商人沿这条路奋斗、创造财富的重要见证。”

这条古道，不仅是古代西南的商贸要道，更镌刻着光辉的红色记忆。

1935年，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。彝海结盟之后，红军将士踏上零关古道，穿越清溪峡，进驻海棠古镇。清代古刹千佛寺成为红军临时驻地，左权将军曾两度入住南厢房；古镇北门那棵古柏静静伫立，当年红军将士在此休息，严守纪律，对百姓秋毫无犯。

我静静伫立在这株百年古柏之下，细细端详着它的模样：它扎根于北门的山坡之上，历经战火洗礼，饱经沧桑，却依旧苍劲挺拔，傲然挺立；它的树干粗壮有力，树皮上的斑驳纹路像是一条条皱纹，藏着岁月里的故事；它的枝干向四方舒展，一阵风吹过，树叶簌簌作响，像是在讲述近百年来的温暖与奋进的故事。

2026年，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也是浙川协作30周年，我心中感慨万千：这是红军踏过的长征之路，也是如今浙川携手的协作之路——一代又一代人，凭着坚持不懈、勇往直前的信念，克服难关，铺就今日幸福之路。

夕阳西下，我踏上归途，却频频回望身后的清溪峡古道，蜿蜒的石板路上藏着千年烟火的马蹄印，苍劲的古柏守护着滚烫的红色初心。这次清溪峡之行，我读懂了奋斗的深意，我将继承前辈们不断拼搏的精神，继续沿着这条路，坚守初心，脚踏实地，奋力向前。